BJ
1558
C5H35
v.1

韓山子手輯

四本堂座右編

二集

三集嗣出

韓山子手輯

四本堂座右編

二集

三集嗣出

四本堂座右編叙

先晦菴夫子訓曰讀書
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
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

保家之本知其所言莫非吾事内以爲身心性命外以爲天下國家苟其書不足以資體用是

書屓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是學者屓書
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屓者戞戞

乎其難之余幼而失教
長而失學悵悵然如無
燭夜行以致服官律己
言行之愆深於坑塹憶

先榮祿公著端俗約言
一書皆救時克亂之學
行之滇黔楚蜀以及南
之閩粵北之宣雲觀者

不癈時余潛窺聲勢之
塲學而不省先人逹矣
知是書者又百無一存
嗟嗟朝聚暮散日往月

來提醒心性欲再見先
人而不可得當甲辰之
春患足初起養痾草閣
靜覽史傳春秋七雄秦

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
宋之列主其間君明臣
良罔不體用聖賢吾世
吾人省躬敎子敬天守

法迺不敢刻糜乎有慨
於中克意群書凡可澡
性浴德善世淑人先後
一揆顯晦一致故易識

前言往行書戒殷鑒不遠太傅之說詩也曰明鏡所以照形也法古所以知今也又患以理為

理以事爲事事不準理
猶撒錢無貫而理不儷
事譬如說食終未得飽
世不論久近期於有裨

事不論奇平期於可訓
則有欣然若跂者有歎
然若負者有悪然面發
赤者有瞿然失席不自

容於天地者廣搜博覽以遵先考亭四訓晰類二十四卷閒以採今人或以攬臆見遂成帙名

書輾然一𬓊屋漏即在
大庭雞鳴不必平旦俯
而讀仰而思困想自古
豪傑必有老者爲之師

如子房之於黃石公武
侯之於龐德公皆龐眉
黃髮明炳幾先所謂遂
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

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
也余將置之座右為鹿
門杷上之師若謂傳之
後世子孫則司馬温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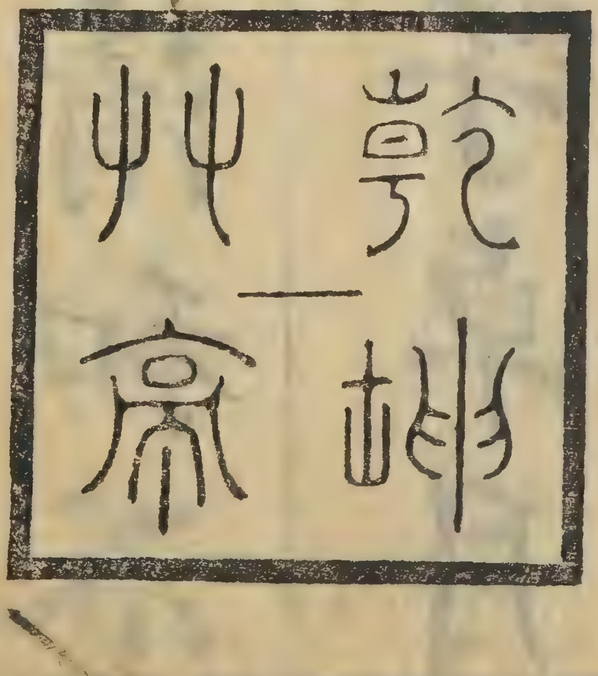
曰未必能讀

康熙三年甲辰清和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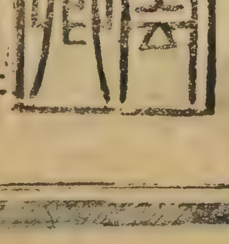
佛日和江韓山子卓月

朱潮遠題於紫陽書

阮之尊生草閣



男紫盟手謹書



四本堂座右編凡例 六則

一是編列起家治家齊家保家四綱每綱分領六則條晰二十四卷

一各卷不尚徵典不闘靡麗篇長則恐覽之不竟理僻則恐閱之不省凡有關世教倫常足備法戒者觸於心目隨筆紀之未免先漢于秦先今于古次序紊亂觀者詳之

一六經學問如日月中天世所共見今止就

往哲先正中言行可尊可法者奉爲典型

一所輯羣典詳畧不無各異稍爲刪潤

一立意標領四綱原取規勸故不妨雅俗兼收下學上達則俟觀者之鑑

一是書如潛緯十年古鏡蘭膏繼晷寢食不輟今甲辰春夏養痾草閣剝啄聲稀遂得悉心考訂付之梨棗管測蠡窺不足充鄴侯之目倘荷同志所許不敏願商續刻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四本堂主人錄

千秋大雅方

此方專治一切多年俗病服久令人
得大智慧得大辨才得大福祿
從容一片　書史百城　細心
炯炯雙眸子　海口一披濤　研明
不龜手三分今時人不知　搜索
輕重故取其少
下問十六兩有以多爲
貴者此類是也
右劑量成不必安爐立竈以文火門
愛不疾不徐如雞抱卵自然水到渠
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
忌燥

紫陽書院尊生閣手製

廣仁方

一畏天道　二遵王法
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喫虧
五輕財忍辱好施　六甘澹泊
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
八不交豪俠客不畜優妓不寵健僕
九不尚才華技藝工巧
十不殺生　十一不妄語自欺
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韓山子識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

一讀書爲起家之本
讀書卷一
敬畏卷二
學識卷三
政治卷四
志節卷五
雅量卷六

二勤儉爲治家之本
勤儉卷七
惜福卷八
詒謀卷九
種德卷十
勸誡卷十一
靜觀卷十二
三和順爲齊家之本

和順卷十三
敦倫卷十四
口德卷十五
廣慈卷十六
閒逸卷十七
明敏卷十八
四循理爲保家之本
循理卷十九

省慾卷二十
知止卷二十一
攝生卷二十二
好還卷二十三
心穴卷二十四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一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讀書

聖賢之精神心術具在簡編儒者欲繼往開來毋踰誦讀然險躁不能理性慆慢不能研精必其日就月將人一已百則發於憤憤者其見益卓闢於冥冥者其詣最深尊所聞行所知勿徒取辦於口耳爲子孝爲臣敬急須

致力於綱常愼毋使人置我於孔光張禹許柳之間詈爲讀書不識字也叙讀書第一

先晦庵夫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泛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

件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呂氏春秋、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宋黃山谷與人書曰、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魏管甯、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南北朝顧歡、鹽官人、家貧無以受業。每於舍後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南齊高帝召爲大學博士不就。

齊沈驎士、家貧織簾。讀書手口不輟。號織簾先生。後居相位。歸養其親。人號曰。織。簾。相。公。來也。

五代范質、字文素、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

問之荅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之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唐李德裕以器業自負好著書雖位極台輔而

讀書不輟初貶潮陽在蒼黃顛沛之中猶留
心著述
米元章亦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
嘗片時廢書也
欒城先生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
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
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

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君子之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

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

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

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

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

不悟

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

看得極仔細令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考亭夫子云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

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羅景綸曰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微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

吾心適可以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

自警編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着力

先晦庵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古人書

做事軒昂光彩全憑精神强壯讀書亦然
陳眉公曰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
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
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
才不如近一篤實前輩
人多是耻于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
人有何不可盇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

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士之登庸不係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唐彦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

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貲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于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

亦自省力。

宋丞相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閙却許多僧寮不肯任却欲造靜室修行眞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毋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亚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淸修是好音

會心言云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
銷帳

劉贄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
衣冠

北魏王拓跋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

晉董遇挾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不强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任末觀書有會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悦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蘇文忠讀書如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岳蒙泉公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旨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困餉客
授以盤飡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余漳州陳平人老師曰讀書眼欲黠如賈番到
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間粒墜必拾入
口
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
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眞如陶靖
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吉水李石守與門人書曰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寃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書云東

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抵恩縣望德州
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
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
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
習慣優逸此來泰預計偕兼値和煖猶且不
堪若緣繇役轉輸或値患難無車馬以代步
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冱陰風霰交集其爲
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

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問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窻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懈愧耶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不妄苛責

泰和蕭伯玉曰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于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熱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黃庭堅答蘇大通書曰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苟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輙復責此此運水以移河伯者邪

爲程唐宜之云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

剳害

陳幾亭曰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尺牘新鈔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夫

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些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四本堂座右編卷一讀書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敬畏

堯兢舜業上古有能敬畏之聖人戒謹恐懼屋漏無不敬畏之君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莊敬日强折旋中矩周旋中矩表裏交正禹湯謹廩其輿也勃焉桀紂縱恣其危也忽焉可不敬乎著敬畏第二

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魯齋先生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

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傪汰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爲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明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逾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某以措大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聽

明巳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趙清獻欲絕慾挂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

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

以邵之文節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巳工夫如此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揷花挂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于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魯宗道眞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忠實拜參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又宗道爲執政嘗一小室書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孫晧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

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時延之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値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甚寒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惰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

厠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没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黄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王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或見先靈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

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蕭德言篤志于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閒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

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承疇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先文公告陳同父曰、眞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又文公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凛於十王考較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
不可不慎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
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
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

乎

人如誠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削一生壽算刻婬書災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顧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窈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覗視嘗游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微肖問左右見皆衔嘿自念曰我當貫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祗自狂惑尋死耳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

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葢可以忽乎哉

余繡鶴堂聯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

留好樣與兒孫

傅休奕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葛文康云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敬畏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學識

有刀者礱乃足以斷蛟螭而劓犀兕有玉者錯乃足以美珪璧而耀琮璜凡有聰明必資學識故班張顧陸流芳後業而歐蘇曾王嬺美前修安叔千稱没字碑人皆齒冷盧照鄰笑麒麐楦孰不寒心述學識第二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慮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制曰昔太祖著

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客也以此地廣且饒
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
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
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
親親不可得也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
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已子無敢言

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瘗以宮人禮呂許公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許公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許公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臣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客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宋神宗有意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

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
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
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
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
復久矣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
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
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
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
姦細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

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婦人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閼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于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荅是夕報罷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

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仁宗久病方瘥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旣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唐明皇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隸卒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

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於吾輩矣吾此言非爲個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梁郗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帝從之郗茹之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忌

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岳飛平楊幺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儲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纍起捧册飛所處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焉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豈略無意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

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
飛聞知曰相公得非囈語乎於是魏公憾之
終身此皆不自晦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
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
一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
知弄傀儡乎曲終則盡出其傀儡人家氣數
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

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

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于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待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之

王翔典選、外孫賴其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翔、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翔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令長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

用儀公曰夜開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强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王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襍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熁至爲上開仁宗悟曰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王守者遂傅輕典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無惑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
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鉉白樂
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邵裒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
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
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
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顧考校士論壯之

唐宣宗懲閹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於邪教尤可行之於汰兵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孕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

于將蹤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趙飛燕譖班婕妤。妤咒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係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

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於

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
忠唐室嗇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於內解
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
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
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
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
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慾其慮深矣乃
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

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侯先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四本堂座右編卷三學識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政治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爲國非示寵也君子乘時遘會本以行道非漁利也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携歸劉寵一錢述政治第四

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姸自姸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

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糴典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

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襍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

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于西水激西則沙漲于東百姓于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竝復至今未行

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昻退至中書

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

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與凶不與焉聚斂之

臣衆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勳戚任于則

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

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墻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落乃自他門入

元旣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槀葬之官給其需

諫議大夫崔公彧、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嘗曰公居陶鑄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

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至戸部、躬請戸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糟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
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膏脂供爾祿須知
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
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
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丞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曾不解擔之謠

傳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傳翽代爲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

張子部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羅無涯之苦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黃紱巡撫延綏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

大慼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慼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
並不省視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
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
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卷畀于火合邑稱快
粱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苗酋長皆服金冠
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
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

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苗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張希崇守邠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

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并遺歸業民悉安居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大行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尹花書判云

不勘案决杖二十僕持詰府告其主傚尹書判私用刑尹即追主備言本末尹憣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覡視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没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

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
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
求之即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
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
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
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
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目河伯留客之久可
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

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
爲牛出没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
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
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黔省山谷深阻虎豹竄穴其中前此行道者多
罹其害閒夜入民居啖人畜以去然地苦貧
瘠版築爲難州縣不足當雄藩鎮市在在有

畏心先方伯治黔夙夜首蹙額曾無暇時不論近遠往往單騎四出相視可城者不動公帑捐俸具糧食備畚鍤程土物召工匠募人夫運磚石委老成佐貳及鄉三老董督焉民驩趨之於盤江建連雲城海子堡建恬波城亦資孔建平黔城尾灑建順化城石基建懷仁城龍場建馴象城江西坡建有嘉城板橋建靖氛城小黃河建奏膚城頂站建清豐城定

頭建舞干城城凡十一又于凉水井腊茄保紅水灣黔宗嶺各築瞭望樓以備緩急百姓有所恃而不恐苗賊有所畏而不敢犯至今賴之事經題請城名皆出朝廷所賜備載通志中

盤江在黔永寧州界中水來自滇雲深不可測波濤洶湧湍急如箭前此舟渡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者幾以鑿量天啓甲子先方伯

提兵過之洪波震盪自分殞身幸而無恙遂仰天誓曰不成盤江橋者有如此水嗣後廣儲偫省費用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倣諸葛孔明瀾滄橋狀鎔鐵爲扣聯扣爲索餘其兩端各數十丈鈕鐵軸石窟中加以重覆布木板其上以便車馬仍建鼓樓以爲橋護建月城以爲樓護琳宮梵刹相望山崗招僧主之自是而出於塗者如從枕上過矣事始於崇禎

戊辰之春落成於庚午之冬。兩臺具疏奏聞。得旨嘉獎。而壯官於滇黔者。多有題咏。備載鐵橋志中。以傳於世。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

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寃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埋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

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機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撥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怱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

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

福建廉使陶垕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鬼（地）無皮

王晉溪曰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聽而歷布政使惟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以

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

漢劉昆令江陵値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崤黽道鄕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四本堂座右編卷四政治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志節

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搖、是以百煉而南金不虧其體、危困而烈士不易其操、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行無虧是謂直節、千金若浼是謂清節、然而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矣、載志

節第五。

羅景綸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淸廉便是七八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若無。人謂此眞做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

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起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孰是無地

起樓臺相公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巳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鴉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功

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刻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

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苗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鎭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巳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强之酒者飲一盃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鈌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

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隆慶中嘉善令許鎡滇人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旣渡河度囊中貲不足乘輿竟騎一驢而去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饋熟蔬首夫人受之繼

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
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
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之即日遣妻子歸
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
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
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
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寄授其僕

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

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
巾拱立擒荳䄂整衣而出謁之郎北野先生
也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
北土糖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客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海瑞晉南冡宰以幣爲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

用紅者亦以爲僇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商則任廪丘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個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牸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

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饔

鬲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在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

歸哉拂衣出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毋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與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官遊者毋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微瘠

郡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為累多矣留刻德
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日
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
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
不恤衰老単身自來意在潔巳奉公豈肯縱
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

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為左拾遺曰月慚諫
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十
萬戶州猶覺貲二千石祿敢言貧為河南尹
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為太子少傅曰
月俸三千官二品朝廷催我作閒人其致仕
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
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方十畝園次賣東
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

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矣

天啟甲子、安奢搆亂、先君子爲憲副、監川黔軍、出納糧糗、六載于玆、前此扣除事故缺補各項例存公費銀積至九千七百兩先君一毫不染悉申報朝廷及晉左轄六年黔省祿支、兵餉賴楚省接濟先任者及接任者舊有交盤之費獨先人氷蘗自矢六年中節省銀六

萬兩親賫戶部交納彼時甚貫人之怨今子孫輩身經離亂三十餘年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冥冥之中亦何嘗不降佑也温公云積金未必能守是亦先人之志也夫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

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宋亾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

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
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
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
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

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在古今來是何草詔書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心死而身輙死耶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人賻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早知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

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朱褚淵身事二姓弟炤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令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余宗兄國柱字盤如臨安人崇禎末年任湖廣常德府同時川寇勢甚猖狂太守及通府推府皆委之而去以府印授公公操守廉潔蒞事精明百姓稱爲朱青天有同鄉過常德招

公至德山欲相携以去勸以孤城不可守徒殞命耳公不聽次日回府與民死守未幾城破殺公尸投水中事聞贈太僕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甲申歲予承乏漳泉所屬士大夫多軍伍籍舊設鎮海衛學以領之文廟孔聖像嘉靖中未毀是年正月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瓚余丙子座師

蜀撫陳公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亡之兆豈不信乎師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瓦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爲文出人意表人多不能解少科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爲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在川撫子民多如保之慈養士卒有挾纊之恩川東孤注遂不能守

以身殉之。良可哀已。身後家益落。予適官其地。稍爲周旋之。今不知何如也。西望黯然。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隱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

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盧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

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儜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真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

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三代以後事也上古則反是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一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呌嘷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

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晩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

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
化意也予未有子因念予然一身耳所需幾
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
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
呂申公書古詩於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
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
防心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
王侯將相。胥爲坑厠陰魔。
嘉靖中李遠菴居官淸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
澹泉迺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
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
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
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
人物。僅此而已。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任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時

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宮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神宗即位劉環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即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

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裴若有闗南
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
偶一日室人偏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餽至
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貪罹法
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
爲談笑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志節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六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雅量

今夫江河之內垢穢總集而取飲者不擇量大故也盆盎之中猫鼠張皇而偶見者捐棄量小故也孔子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是以相如謹避廉頗之强寇恂不叅賈復之坐李流不較狂生之訕蒙正不問

朝士之名皆我師也故載雅量第六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其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淺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即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羅洪先作閚元時外舅曾太僕翹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䄂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李流秉鈞日有狂生即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候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詬曰居大位不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蔣恭靖公瑤性寛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見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㓜彿怫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
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日必如
是乃是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
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
賦草尚在乞命别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
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
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

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
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朝上曰近聞館閣
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
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
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
嘉其誠實仁宗時卒大用

謝遜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
占得地占不得天

韓子熈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熈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熈事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有憂迫而神理怡然

韓持國知潁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

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卿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類、而一卿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欵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寶也其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淸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淸者濁

自高者卑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甚喜挚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荅及歸客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眞武湖壖取萍藻食豬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撑船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王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盍懼其或自引决爾彬、徐曰、無畏彼

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别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戸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松江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臨江胡季山祖秘棲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

問之曰來筭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

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

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

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葢服毒而來也不忍禍

立見矣

楚莊王宴群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
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
如行儉之言

憶庚辰夏、繡鶴堂燕巢纍纍、塗汚四壁、命盧兒
汲水湔洗、值先方伯至見而戒之曰吾輩心

地則要光明若眼界儘可容隱至尊莫若天地何物不在承覆中何必乃爾嘗聞好潔者多濁報須推而廣之

司馬温公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

以觀人耳。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賢胎、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內典曰、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或問姤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姤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耻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汙鬚謂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實敬憸人如謂知敬事公實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

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始豈獨孤注者爲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得滿獨則無耀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皋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掩映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驚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

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拋却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史艮佐南京人為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

入怒里人不爲起巍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慢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毎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饑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六雅量 終